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鶴山集卷二十四　　　宋　魏了翁　撰

狀劄

三乞祠申省狀

照會某頃嬰劇暑遂感宿痾兩具公申力祈閒禀莫回天聽尚閟俞音仰體公朝涵覆之私退守微臣靖共之分嫌於頻瀆以取猒煩勉强支持避逃痳曠終以暑感內鑠熱毒上衝體溫目眵痰眩足弱深虞荏苒自速顛

危殆惟要近之官莫如言動之寄而迂疎自信愚戇不移顧以病軀有妨賢路饕榮弗去公論謂何欲望朝廷更賜敷奏速畀祠廟差遣一次庶幾少休歲月以俟安痊或未忍棄捐即乞檢會近降更迭指揮與在外待闕差遣倘未遠先狗馬尚有再備使令之日

四乞祠申省狀

照會某頃因宿疾力丐真祠冒重瀆之再三兾感通之萬一未蒙鑒諟屬觸報聞早夜以思進退維谷重念某

被遇先帝幾三十年惟知極竭真純上報恩紀未甞虗有遜避仰欺朝廷試用歷陳以彰忱悃某自始立朝請外者再迨其在外辭名者三辭官者一則皆各有其故某歲在乙丑偶因名試力沮開邊之議大忤權戚即祈外補以便奉親訖於明年洊請乃遂歸未及里復忝命名揆諸情義所當引辭戊辰更化之初収名衆正誤疇曩直首玷特招宜不可辭而某以親年既高侍養不便陳請至再卒遂初心戊寅之春除直秘閣又以異數不

當冒受亦一桯免此外如守嘉守眉守漢守潼郡望非不髙為憲為倉為漕為帥事任非不重而自量材分猶可黽勉故未嘗虚有遜避至受寳之嵗月正元日袷祼盛舉觀聽所關而某亦不敢固辭以煩朝廷處分某之進退去就良可槩見乃自去嵗數請歸田及今夏秋又及三四方聖明御極俊彦盈庭某非病狂喪心乃至數有懇扣實以不諳風土誤投熱劑以成痼疾纔過凉燠之交陰陽交搏即感寒熱深懼因循顛踣絶望生還是

敢干誅期於得請某非不知人情多忌謗詆百端不謂其飾詐以沽名則誣其矯亢以要爵而某寸心耿耿天日鑒臨罔恤嫌疑必祈造化欲望朝廷察其務實之有素矜其自知之甚篤檢會累疏曲為敷奏畀以祠廟差遣儻少休歲月猶有生全之望誓將餘日圖報大恩

五乞祠申省狀

某自六月以來舊痾所迫四上祠官之請至今累月未拜俞音所當陸續控陳期於從欲會從臣移疾朝論紛

紘某倘於斯時申述前請則適以滋朋比之惑重沽激之嫌姑且遲回以須少定蓋欲稍全事體庶幾無駭觀瞻而連日之閒積陰為沴疾勢益侵不容更有遷延是用不避形迹之嫌投誠造命之地欲望朝廷特賜敷奏檢會累申昇之祠廩庶幾偷安歲月扶養病軀儻未溘先狗馬尚有圖報之日

辭免除工部侍郎狀

欸被寵靈莫遑寧處竊惟天生五材而民竝用國有六

職而工與居是爲要近之官匪直繕修之事況於侍從言語之列當以論思獻納爲忠苟非其人莫膺是選重念某涉世太早屬時多虞始因取忤於權臣不幸見稱於公論以是自信不疑所行然守此而弗移故動焉而得謗盡言無隱則人指爲異論直情徑行則人疑爲沽名惟其無愧此心是以不遑他卹今乃猥由薄命久抱沉痾一年之間移病半之六月以來請祠屢矣久束裝而俟命忽出綍以誤遷喜懼交懷進退維谷藉曰饕榮

而冒受豈容力疾以自持況其稍識去就之宜粗知義
命之戒不知引退將速顛躋欲望朝廷更賜敷奏覆視
累陳之牘亟垂從欲之仁非敢具文必期得請

丐外再申尚書省狀

照會某自夏秋以來舊疾發動屢上祠官之請未嘗俞
允反玷序遷控避莫遑眷留逾切感深刻骨涕下交頤
豈應固守不移之愚徒取猒煩上孤隆遇故自効職以
來靖共朝夕誓言報稱不敢言去而近日以來積陰為

沴病本益深霜露所乘寒熱間作若不再申前請必速顛隮敢望朝廷更賜敷奏檢會累申速與宮觀差遣庶擕孥累暫寄江湖以養餘痾候其痊安别聽驅策煩瀆公朝無任皇懼

再辭免除權工部侍郎奏狀

臣竊見近來羣臣請祠丐外止是三兩次不允不敢更有奏申初除權從官亦止是一次辭免别無再辭體例臣今請祠已至四五辭免已是一次自不當更有煩瀆

緣臣尚有不得已者須至盡言故敢昧死以陳臣聞之道路自數月以來有人謂臣不當為異論之唱以致衆言紛紛有人又謂真德秀初對乃是臣實教之又有謂朝廷疑臣多言不令再侍講筵故有怨望求去不已後來臺諫及輪對官文字或論分明立黨或要譽好名大抵皆是指臣與德秀諸臣以孤迹之蹤實是疑畏不敢辯白會臣舊疾再作寒熱交戰晝靜夜劇恐漸成朘削故因此引疾求去不敢他有指陳以費朝廷區處又以

取忤於議者然而臣之愚衷終有未白故不足以仰回
天聽致六頒不允之詔雖國家眷待重臣亦不過若此
臣感深至泣恨無以報若更有隱嘿不盡以聞則臣之
本心終無以自白且臣自嘉泰開禧間嘗一再以狂瞽
之言觸忤權要嘉定更化之初首蒙收名以旌異臣之
出處具有本末比歲再玷班行亦嘗數有論建非是今
日方為慷慨激烈之言況臣所論歷歷可考且臣一月
初對首告陛下以此心即天心不可一毫有所欺次論

近來學術不明氣節不立末言元祐宰執侍從臺諫經筵翰苑皆極天下選今當以此為法至四月初陛下親政臣直前奏事謂當下求言之詔寛戢謗之令當明陛下愛凡之心當正山陽討賊之名沿邊制閫當用有資望人朝廷政事當令羣臣得與聞謀議天幸不可恃當不失士大夫百姓諸軍之心末復辯析邪正二端至七月上封事則又論上下之情不一上以為是下以為非上以為公者下以為私此皆臣赤心血誠吐露傾倒更

無留藏不過為陛下涵養心源愛惜事體扶持初政只
願陛下聽斷之初大綱既正事事光明初無一毫容私
其間今議者乃指為異論之唱夫閃倏狡獪朋邪害正
乃是異論臣今所言徽諸庶民而無疑對越天地而無
愧謂之異論可乎真德秀學識文藝為世所推臣安能
教玉人彫琢至謂臣不得兼官故有怨望者此尤為無
據觀人之法亦嘗察其平素臣自蒙先帝親擢以來未
嘗有所依憑躁競奚乃今日忽以不得兼官為怨人誰

信之至如朋黨之說則臣但見今日士大夫以利合者甚衆以義合者極少然而以利合者利盡則亦不可保今正恐義合者之不多而非朋黨之當慮也好名之說此特隋煬帝唐德宗以來為是以拒諫今正患士大夫之不恤公議而非好名之當慮也臣自聞此等議論私自惟念陛下富於春秋亹亹如川之方增此正百官修輔澄源正本之時當養之以厚不當導之以薄當養之以誠不當啓之以欺况今天下事勢姑以一二言之只

如山東忠義已拊而尚多反側山西蕃族來歸而未知
區處正如寢火積薪火而既然所宜及今惜陰愛日相
與圖回而上下相徇無一人言之者雖下詔而求亦漠
然不以為應蓋遲遲兩月幸而有數人言之則又相與
環攻而圜睨焉甚者排根詆訐使之不得安於朝廷之
上臣所未喻然始也猶幸陛下之不惑於浮言故臣雖
百喙交譏不遑恤也後來紛紛不已卒至施行輕者奉
祠重者鐫罷又甚而至於追削羈管又甚而至於逮治

其與隷臣嘗欲爲之辯白救解又慮言或不從則祇以益朝廷拒諫之過非所以愛惜國體故且隱忍循嘿而終非所安况始爲求言之說爲厚倫之說者臣也今以言得譴者相望於道則是臣實剏此説以爲阱於國中也臣以此寢食俱廢恐亦將負謗於天下故數數求去不但以疾亦謂不得其言與夫衆議所集二者皆當去况今位之以論思獻納之職班列浸高則責望愈重臣皇懼莫知所出故辭之愈迫非有他也竊意陛下與二

三大臣所以未聽臣去者不過曰真德秀諸臣方以罪
行今未欲使臣繼去臣一介寒微誤蒙先帝始終拔擢
陛下一再遷除使之致位從列臣非木石方恨無以報
塞且臣以應舉得官遇當磨勘仍是自陳非超然山林
不慕官爵者今於美官要職牢辭固避幾若不近人情
陛下於此可以察臣必有不可留者矣陛下若謂臣之
去留粗關事體則今來差除已是報行中外之人皆已
共知聖朝寛容盡下不以言語罪臣自縁臣以疾病數

求閑退似於事體元亦無傷臣既以疾未能供職留令累日深恐人言日甚不自遑安已一面移文糧料院截自十月分為頭住請俸給聽候指揮欲望聖慈宣諭大臣檢會累申奴回今來新命速除臣宫觀差遣一次庶扶病體歸伏田廬倘年歲閒體力粗充本心亦白則東西南北奔走惟命所不敢辭頻瀆聖聰伏俟鈇鉞之誅

丐祠再申尚書省狀

照會某真切之懇已具累牘兹不瀆叙竊惟法從之選

儒生所榮矧在寒微得此殊遇所當體承眷寵極竭疲
駑終守靖共誓言報塞而諄諄謝病數數丐歸屢卻而
請不休閱時而意逾迫豈惟有傷事體抑亦不近人情
況於公朝當此多事而百司庶府夙夜在公乃獨譊譊
屢陳私請人皆謂其可已已亦猒其太煩而退自揣量
終難勉强若使少休歲月暫寄江湖心志稍紓痒痾粗定
則糜捐効報夫豈無時若必饕榮不知引退豈私心之
有愧亦公議之不容欲望朝廷特賜敷奏俯憐累請速

昇真祠毋令更有凟煩以重貽方命之譴即拜始終保全之賜

牒糧料院契勘供職月日幫行請給

照會當職昨為患告假申尚書省乞祠九月二十四日伏准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除權工部侍郎遂承貴院送到十月分俸給縁是九月末辭免未下當職不敢収領移文貴院住幫聽候指揮至十月初五日再準省劄備奉聖旨不允不得再有陳請當職遵從聖旨方於當

日赴部供職所有九月分以後至十月初五日以前有在假乞祠及未供職日分合行住罷卻自十月初五日供職以後再行罷支方敢祗領須至公文

除權工部侍郎舉虞剛簡自代奏狀

伏覩朝請大夫權發遣利州路提點刑獄公事兼提舉常平等事虞剛簡才資閑爽學識粹明得善則篤行而無疑見義則勇為而不釋其再守郡符遇紅巾之變給軍餉嚴江防威聲既張寇不敢犯其兩持憲節當多盜

之衡修保伍明賞罰規摹既立境内用清蓋學非空言而才濟實用舉以自代實允公議

應詔薦楊子謨等五人奏狀

右臣伏覩陛下自即大位尊禮耆老㧞延髦彦蓋皆久在外服不求聞達於時者凡以章示好惡轉移風俗之機莫切於此猶以為未足也詔有位之士各舉賢能才識之士且誨之曰豈無才德道藝蓄而未用者待我後之人臣敢妄揣聖意於久蓄未用之中徧加搜索凡得

五人謹用開陳仰贊盛舉臣伏見中奉大夫直顯謨閣
楊子謨端凝而質實寬厚而粹明家居十年信道益篤
講明義理之學以淑後進一方之士執經受業所趨向
正雖已蒙朝廷為續祠廩而精力未衰久置閒散公論
所惜朝奉大夫新知潼州陳宓簡肅而端方忠盡而平
實事所當言寧犯患而不顧義所不可雖見得而不為
朝廷累擢各郡雖若深知其人而久在外服未究厥藴
朝請郎主管建康府崇禧觀徐僑器資清方基宇高邃

孜孜體國不以得失貳其心恂恂守道不以貧約累其守朝廷畀之祠禄雖以表其廉靖而尚淹家食未見於用奉議郎通判潭州軍州事李燔學精而識明行安而節和家廬山之陽堅苦刻勵守其師朱熹之説若將終身焉嘗除職事官乃自詭以民事朝廷嘉其靖退特旨改秩雖云旌别而僉論所屬蓋不止此從政郎劉宰秉心静夷迪德平正居官盡瘁不求人知行修於家學修於鄉人有緩急必從扣問事有曲直必從取正今久不

到選抱材里居臣謂此五人者或蒙朝廷擢用置之華近則正學直道隨事救藥不惟有補於時而清規亮節表表朝端亦足以彰好示俗此於初政關係匪輕臣今所舉皆是事實後不如所舉臣甘坐謬舉之罪

辭免除集英殿修撰知常德府狀

右某今月十九日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魏某除職予郡二十三日續進省劄備奉聖旨魏某除集英殿修撰知常德府填見闕某倏聞成命倍惕危衷伏念

某頃因屬疾之餘數有祈蘉之請一年之内移告累旬
六月以來陳情八上會玷共工之貳再騰控免之詞兾
奉真祠稍圖私佚兹叨誤柬終闕俞音寵論撰之隆名
冄藩宣之重寄況殿閣十有三等集英獨號於熱官而
荆湖十有五州常德實稱於重鎮豈以抱痾之久屬兹
求退之頻知其不可為而為是謂非所據而據周章失
措跼蹐靡遑欲望朝廷特賜敷奏曲憐病體覆視累陳
毋狗反汗之嫌俾遂歸田之願所有恩命某未敢祗受

辭免知遂寧府狀 紹定五年四月

新渥照臨愚衷震懼伏念某自貽大譴久屏窮荒恩霑曠蕩之恩俾待反其田里至又盡還職秩申畀祠官既度越於前聞實超踰於常分今者誤恩中宸畀守寧川脫命邊陬起家要郡宜殫忠力圖報鴻私而某尚有危衷不以控聞是為自欺其自五谿還荆上霧下潦遂成寒暑之疾繼以仲女卒於荆鄙哭泣無聊扶持西泝至夔門又有亡弟之訃幾不能生會韃卒内侵驚憂棄之

心氣怔忡手足戰掉幸已輿疾還里正念處陰休影以佚餘齡而成命驟頒俾當郡寄方時多故豈臣子辭難避事之時而陳力不能莫容勉强所有恩命未敢祗受

辭免除寶章閣待制潼川府路安撫知瀘州狀

三命益恭方祈反令十連有帥更誤陞華顧惟涓滁之餘莫稱便蕃之渥弗嫌再瀆用瀝孤衷伏念某去國八年還家萬里曲蒙寬宥已戴生成豈期職秩之驟還况復寵靈之狎至申加祠稟遄畀郡符累兹特異之知惕

若湍盈之畏亟巔天而遜避正蹐地以陵兢未拜俞音遽叨改命峻西厢之新渙拊東蜀之舊封勻免得還以縈為懼載惟秉悃已具前章實以嬰疾痺鄉驚心要路方冠氣之未静而家難之相仍志慮怔忡形神勦瘵矧當今日莫重上游謗膺存撫之司已劇顛隮之懼乃若通班寶閣候對松階尤深據蒺之懟敢後循牆之避所有恩命未敢祇受

除寶章閣待制舉游侶自代奏狀

臣伏覩某官游侣故軍器監主簿賜謚忠仲鴻之子也仲鴻白發大義有功先朝遭值權姦才不盡用侣以生長聞見克承厥家氣粹而識明外嚴而中裕自為小吏端靖有守人固期以遠到後以制置使崔與之嵗薦名置閫行風力蕭明奏論剴切引義觸上無所回撓令詳刑一道推姦擿伏伸枉察寃果毅而行以公精明而歸諸厚僉夫屛氣多士歸心臣實不如舉以自代

辭免進華文閣待制賜金帶奏狀

臣聳聞成命倍惕危衷臣竊惟天命五服五章示威儀之分執人主一嚬一笑關風俗之樞機矧天正開三統之元而地節親萬機之始簡修別慝旌善勸勞器名可濫於假人爵賞惟加於有德而臣迂疏而寡實用愚戇而乏通方投荒既幸於生還圖報未知於死所越足於南維之絕徼汗顏於北定之良規方期朞歲之間力控明農之請王靈驟及商賚優加西廂峻寶閣之華內府錫金鞶之寵職加二等服侈九環三紀勤勞夢想不到

十年閒散榮望已衰龍光忽逮於師中爵服遽加於分表被恩深厚撫己戰兢事絶出於前聞義不容於終嘿仰祈睿鑒俯察忱辭念增秩賜金惟良吏二千石而不稼與穡胡取禾三百廛毋拘反汗之嫌庶釋空餐之媿

辭免名赴行在

臣倏被寵靈莫知稱塞臣聞名浮於實者謗之府位隆於德者咎之媒自揣孤蹤偶逢熙運惟有一心而戮力不能究舌而同聲雖取忤於孽韓實受知於先帝出司

監牧入侍禁嚴逌皇明繼照之初正負相保權之始又
弗容於異論致自陷於深文方其遠從於夜郎已分澌
先於朝露不圖睿斷特俾生還旣守藩於排羣議之時
且錫寵於親萬機之始松祀申加於齒錄笏鞓復誤於
腰黃賁然爵服之加甚矣器名之假況乃物記遺簪之
舊命頒反汗之新令爲牛羊求牧芻大懼寬恩之莫報
未先狗馬塡溝壑敢稽嚴詔之前趨而臣尚有忱辭仰
干聰聽臣一違軒陛十閱星霜歲月之所消磨風露之

所偃薄年侵而志落學腐而才衰旣聦明不逮於前時
而責望反加於曩日愚戇妄發則士有攘臂下車之笑
齷齪自守則人有懲羮吹虀之疑早夜以思進退維谷
敢望聖慈俯矜愚悃曲埀反汗特寢誤恩察其實不副
名凛人言之可畏念其德不稱位矧血氣之旣衰改畀
叢祠以全晚節

薦三省元奏

臣竊惟國家以進士科得人視前世為盛數其上之三

人則尤多顯著南渡以來進士道梗又俾四川類試第
一人視恩鼎甲至紹興五年詔書又申言之紹興十七
年類元何耕對策忤宰相秦檜此例中廢然而詔免策
士之歲則四川首選雖列之第五而用三名恩例則猶
如紹興五年詔書也且如故相趙雄紹興三十二年冠
類試明年乾道元年賜第視第三名恩例初任文林郎
潼川府節度推官任滿改宣教郎免名試除秘書省正
字自是以後每舉臨軒直至慶元二年詔免策士宋德

之以類元視第三名恩例初任文林郎山南西道節度掌書記任滿改宣教郎除國子正又至嘉泰二年詔免策士何應龍以類元視第三名恩例初任文林郎潼川府節度推官次任自請劍南西川簽判在任被薦名為學官載在故府前例甚明今伏見宣教郎前利州路轉運司幹辦公事文復之始以明經為四川類試第一會紹定二年詔免策士復之遂以前例置之進士第五而視恩鼎甲實與趙雄宋德之何應龍事體一同復之恂

恂守道實於平進自初任文林郎安德軍節度掌書記任滿得替四川制司辟利州路轉運司幹辦公事已準省劄該差尋於吏部陳乞京官印綬吏部以為改官人不應尚帶運司職事復之既無闕可入又恥於自列屏居家山二年于兹躬耕養親若將有終焉之意臣近以書幣招來本司瀘州有五峯書院俾以所學訓導生徒經明行修多士歸嚮臣愚以謂朝廷既以科舉取士則以科舉用之中興百年之間前例甚明矧如復之實足

以副其名學足以施諸用而能守道自信不求人知臣待罪師帥部内有人而嘿不以聞將有蔽賢之責欲望聖慈詔省部檢會自來體例將復之特畀一合入差遣庶及盛年有以行其所學不失祖宗取士之意不勝幸甚

小貼子

臣職在守藩何敢踰分薦人顧如文復之者生長合州在臣本路本路有賢知而不舉是為失職又見四

川類元舊例鮮有不立朝者今姑以十數年言之如
趙大全馮履宋德之張方何應龍李鳴鳳張巳之王
萬劉炳家撗悉蒙名用趙載唐季乙唐應龍不幸早
卒其未蒙名用者今惟文復之王辰應潘允恭三人
如蒙聖慈特垂訪問併賜收用不勝幸甚

又

照得一路帥臣薦人名用雖罕前比然臣今所薦乃
是循名按例乞合入差遣非敢踰分妄請且如先朝

潼川運判趙善譽薦張伯源亦是以進士第三名為請朝廷既為之名伯源又併名第二名王𥙿雖明以一路監司之請特名二人然其實則以科舉取之也伏乞睿照

申省論龍飛鼎甲人初任堂差

伏覩盛明之朝粤自改元更始盡掃累年汎濫之弊凡係堂除及吏部外銓各存舊法不許妄有奏辟仰體盛心稟承維恪然其間有關涉事體者既以近比為嫵無

路自達敢冒昧為一陳之竊見宣教郎楊棟中紹定二
年進士第二人以龍飛恩特授承事郎堂差簽書劍南
西川節度判官廳公事正待闕未上間適丁母憂至今
年四月除喪未有新任棟天姿醇靜好學不厭見侍其
父武德郎前知施州致仕楊端仲里居食貧守道自樂
不求榮進照得本官係龍飛鼎甲考之舊例初任當是
堂差而四川合入之闕止有劍南東西川簽判兩闕今
服闋從吉合入簽判若止就外銓既非格法亦無初任

人注簽判之例若令于堂亦無初任人納劄于堂之例況是進士三名今又視恩首選事體所係難於自陳仰惟國朝以科目取人養其資望以備采用凡自媒干謁前輩羞之所以待天下士至不薄也今來棟既未有闕可入且不敢自列某亦以新制所拘不敢冒昧奏辟惟乞自廟堂於東西川簽判内取次膽郡一近闕以處之庶幾全護事體不失祖宗待進士之厚意雖自知僭越有請無所逃罪然以濫分閫寄知士之守道自愛恥於

干進而不為一言非所以涵養士氣也

乾隆御覽之寶

鶴山集卷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鶴山集卷二十五 二十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楊壽楠

謄録監生臣王錡

欽定四庫全書

鶴山集卷二十五

宋　魏了翁　撰

狀劄

再辭免名命

臣聞命之初循牆以避允俞尚閟震懼靡寧竊揆奏章不當再瀆重念臣賦姿庸劣禀氣孱微三紀勤勞精神耗竭七年竄徙齒髪彫零既積厲之熏心致百痾之被體風波萬里欲進還遲疑坎壈半生多憂易怖惟今旁招

之彥既聚本朝粤自改元未及數月造膝沃心之誨犯顔逆耳之言有如正身齊家虛己盡下理内御外求賢審官凡以共濟丕平亦既不遺餘慮雖如臣之在外亦當應詔上封首陳舊章次舉時弊言雖淺近其於親政庶幾有補縱使臣對敭殿陛所言亦不出此陛下若以羣臣近奏與臣所上封章悉見施行則臣雖遠外不翅面陳不然雖扶衰造前無益聖世徒取罪戾欲望矜其愚悃畀以真祠俾得退安山林以息疲曳尚未隕越尚

有圖報之日

辭免除權禮部尚書奏狀

文昌為八座之鸞班宗伯又六官之清選不圖譽命猥逮幺微伏念臣才不適時學惟事道徒悾悾而自信嘗落落而寡儔不肯搖尾乞憐以求左右之容惟知縱軀委命以待君父之察忽大明之光啟陪衆正以彙升夏宗陳天下之謨正憪造朝之後春官掌王邦之禮遽叨出令之先重惟謀廟之初猥攝考工之貳若辛陪於舊

綴或進忝於真除比在戮餘皆為分表顧逾常比反冒超遷凡私心之所未安乃公論之所不赦用殫衷曲仰扣穆清欲望聖慈俯矜愚悃亟寢已行之命嗣陳入告之猷儻俟其塵露之有裨則假以器名而未晚所有恩命未敢祗受

再辭免除權禮部尚書狀

龍光狎至震懼靡寧重惟聖朝之制量能授官而某去國十年衰頹已甚萬里召入未覲清光如其才具之短

長言論之當否咸未有以自見而先時出命假以寵靈受祿無功循牆有靦欲望朝廷特賜敷奏俯矜忱悃㕡寢誤恩姑俟對敭之後粗逃踈曠則俾還舊著乃分之宜所有恩命未敢祇受

辭免兼權吏部尚書奏狀

臣竊惟兼攝他曹揆之故事不當輒具控免以瀆天聽而御筆俯臨實踰常比愚衷震懼罔知攸措重念天官之長總領四曹銓品人才澄清吏道比之他部素號要

劇而臣才疏識闇不善撥煩令儀曹翰院經帷史筵兼官既多日不暇給若又兼領劇曹將有顛躋之悔欲望俯矜愚悃察臣量才揆分誠有不能特為収寢兼權恩命俾臣得以一意厥職庶逃曠敗

辭免御筆叙理磨勘轉官命詞褒諭奏狀

宸翰俯臨危衷增惕伏念臣曩因狂瞽自速譴呵問於鵩而鵩不言謂南還其死所投畀虎而虎不食忽西望以生還畀之以析珪受瑞之榮假之以增秩賜金之寵

猶云未厭亟下特招遂擢長於六聯復兼華於三組盖千載會逢之適際而十年夢想之所無況又序情閱勞詢事考績追念歷年之舊閥俟須進秩之新綸非出於有司之舉行不由乎邇臣之啟擬特軫九重之慮親題一札之文事光流聞人謂罕見伏望皇帝陛下祇遹常行之典収回特典之恩念屛居遐裔之時既不可復言於積考而忝備從臣之後亦豈容自列於明時若謂靖共申加褒諭則寵章之太濫顧愚分以奚宜

再辭免御筆叙理磨勘申省狀

某昨者恭奉御筆理還磨勘特與轉行尋具辭免狀準省狀備奉聖旨不允者某聞命感泣益不遑安竊惟祖宗舊制凡罹於罪籍者除降官放罷仍許叙理外自餘追官居住等人歴過月日自不在叙理之限今聖恩特異至於親御宸翰申飭有司轉官命詞藐然孤蹤度越故常豈惟私心之未安抑亦公論之可畏授受無據進退維谷某以官常有守不敢再具免牘塵凟天聽惟望

朝廷特賜敷奏俯矜愚悃速寢濫恩假以歲年依條循轉不惟遵公朝常行之典抑以全書生知足之分

丐祠奏狀十月二十五日

臣輒瀝危衷仰干天聽伏念臣一介孤遠誤蒙兩朝不凡之遇出入中外幾四十年誠不自意猶以衰邁之餘獲逢親政再點禁聯方欲殫智畢誠以圖補報自聞蜀警憂心如結寢食俱廢病瘁日侵昨得四川制置司參議官楊約書又聞寇入沔州沔無城無兵徒恃區區之

闔𨻶臣同産兄高稼以利路提刑守郡誓死弗去先遣何璘和彦琪悉所部之兵把截闔𨻶而二將潰敗賊乘勝擣虛臣稼自度衆寡不敵即遣官吏府庫浮江而下獨留州治寇突至城下同寮力挽俾退守大安以扼其衝稼堅守不動曰各行其志於是親提餘兵與敵巷戰於州前卒以遇害臣得報之後號慟幾絶盖先是臣稼力辭命名請守邊城固欲以身殉國今死者已矣而鄉國之禍方深臣心志日以怔忡耳目日以昏憒精神瞀亂

體力衰頽雖欲勉自支持而痛深刲割若不能以一朝居用敢敷露悃誠歸投君父欲望皇帝陛下矜其手足之戚不遑寧處察其腹心之懇非出具文特須俞音賦以祠禀如寇難稍平得歸田里休養殘軀庶幾他日或再備使令若天未悔禍寇猶假息則且從荆夔以去暫爲偷生之計與蜀父兄謀救鄉國屛蔽上流以報陛下尚愈於茍容朝列無補明時也臣情迫詞危惟陛下惻然念之

再乞祠奏狀十一月一日

臣今月三十日恭奉詔書以臣乞祠不允者臣祗誦明綸深感至泣伏念臣頃以鴒原死喪之戚鄉國危亂之憂惕厲熏心不遑寧處亟陳祠請祈返故廬既便私情亦諸公論而天高聽邈未賜允俞是用不殫再陳期於從欲重惟臣去就之分内省再三有不容以不去者六臣以同氣之親死於寇難雖曰捐軀徇國得正而斃然一身之死不足以救四蜀之危臣之鬱陶有所不可解

者況臣氣禀孱弱多病早衰間變以來心志怔忡疾疢交作臣之所當去者一也臣曩歲得罪故相置之瘴鄉必死之地尚賴高廟神靈啓陛下以獨斷使臣生還田里尋又起之藩服列之周行臣方被命於元年之秋則是時三京之師已衂汉楮之令已行而又臺臣倡為皇極之說以與賊吏邪臣為地新功浸隳舊證稍見臣已無及於救既再辭不獲命重念君臣義重不容恝然冒昧而前尚兾展效尺寸以圖補報臣間關萬里至今年

六月始得玉陛方寸以陳其毣毣之愚則敝事膠葛大非改元親政始初清明之比臣雖屢殫忠益罔間於行苟有一事之未善則中外之論遂謂臣不能正救今半年於此内無毫髪之聽從外負四方之責望况又邇來權臣餘孽駸駸録用深恐引類而進布滿中外逞私報復决為衣冠之禍以重社稷之憂臣傷弓之餘倍有過慮此臣之所當去者二也韃情變詐每以和好傾人之國臣始蒙召對固言四不可恃而和好居一焉今西自

興沔東及於襄鄧隨棗蔡息之間敵騎充斥而覬於朝
廷近日所用之人則猶若以前議為可信萬一遂定為
不可易之論則觀望承迎者一口附和必怠我師而貽
敵侮於是時也毋問論之異同官之閑劇淪胥蹈禍有
負初心此臣之所當去者三也臣近見侍御史李鳴復
奏篇謂侍從秉機薦引無非親戚故舊之私隨事獻替
實有黨同伐異之意高談正論滿腹私情似足以亂真
邪足以勝正不知孰為真孰為邪孰為正而或者謂似

與邪者正指臣而言臣退自省循所謂真似邪正此付
之一世之公議臣不復辯所謂私者所指何事臣自蒙
名除亦擬薦人報國乃聞去歲蜀士廟堂訪問各引其
私以誤差除因此取輕于宰執故臣半年之間寧負蔽
賢之媿未嘗輒薦一人者以此陛下問之宰執則知臣
嘗薦何人謂安癸仲撫諭使出於臣之薦邪此自出於
宰相之意臣實未嘗與聞若癸仲每以書抵臣及李埴
必具言疾病日侵力祈閒退未嘗一語干進臣屢為宰

臣言乞聽其去陛下試詢之宰臣則知之矣若謂鳴復
為宣諭使此自出於陛下之選擇而蜀士有若吳昌裔
諸人謂當遣鳴復使鳴復而果行也必數月後方抵蜀
中則蜀之安危存亡久矣臣每不以萬里外遣使為然
者以此而鳴復何至一聞玉音皇懼失措歸怨他人以
求苟免使當事任則必不容責其死守且鳴復薦楊恢
為撫諭使本以脫己臣謂韃勢已迫大安利州生靈塗
炭近在目睫若自東南遣使其勢非來春不可到而況

黄鄂之間叛兵未靖使怟行於盜賊之衝臣實危之怟為王旻孟珙所傾蜀士無一人言之者臣因進故事獨縷縷為陛下明怟之寃則臣之本心可見而嗚復疑臣沮怟而擠巳此臣之所當去者四也嗚復本鄭損腹心之客捐棄五州以撤蜀之藩籬遂罹今日不可追悔之禍幕府焉得而逃其責今嗚復乘時報怨以排彦吶臣之意不過為事體慮以彦吶懲艰大過進屯仙原猶愈於前時帥守六人退保合州今勝負未分未容先事改

易耳雖然此何等事任動有性命之虞而顧以私彦呐

予臣同產兄高稼頃者力辭召命自詭邊城捨安就

危亦人所難者若言兄弟之私情則當廣為請託之

地使之早得脫去以茍全性命豈有反使之縶維於艱

危不測之中而謂之友愛乎嗚偄黨同伐異之論不知

何所為而發弟見近來士大夫無識尚以可憂可危之

官職指為可喜可慕之富貴所見既異則難與之言此

臣之所當去者五也臣於鄉人本無仇怨特以陛下用

臣過分而嗜進之人不便於己騰譪妖言曰譪造謗實繁有徒觀其意嚮不去臣不已臣之出處自嘉泰開禧訖于寶慶紹定具有本末然且不足以取信於人萬一久於其任臣之心跡蓋無以自明且蜀人之可貴者如范氏父子蘇氏兄弟率能以廉恥自勵節義相高臣雖晚進猶及親炙先朝耆舊遺風餘烈凛然有存不謂三十年間俗流世敗一至此極每一造朝率不逮前臣實憂之今陛下若不聽臣去使與嗜進之人混為一區例

曰蜀人皆爭進無恥者此臣之所當去者六也臣誤膺兩朝簡眷之厚今孤立無與尚貪榮禄不即引去則煩言日至必費陛下保全之力欲望聖慈察臣非敢沽徼實以同氣之戚方寸瞀亂決不能圖報萬分念臣非為具文實以人言可畏孤根易揺決不能開口論事速出祠官之命以聽臣去俾有位之士得以保禄全軀無所拘忌或出而董師或居而建議為陛下康濟時屯臣雖退伏死無所恨干冒天威下情皇懼隕越俟命俟譴

之至

辭免同産兄利路提刑高稼贈卹恩例奏狀

臣伏覩今月二十九日邸報高稼贈龍圖閣直學士特贈七官仍與三子恩澤立廟沔州報之虛實令之行否臣雖不能盡知然有當先事奏陳夫守圉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此古今之通誼臣子之常分初無功之可言今贈卹太優雖聖朝勸忠之意將以風勵邊臣激昂士氣然一旦以庶僚為雜學士七官三澤殫極褒崇使

九原有知必謂超躐太甚今稼之諸子遠在萬里奔走匍匐以營殯斂且不可得使其控辭必在數月之後則出令已久臣稼之弟定子今將漕金陵亦未及知臣與其雖云親表實同本生用敢踰分陳奏欲望聖慈收回成命下吏部照庶官致仕恩例施行庶安私情亦允公論

三乞祠十一月三日

臣頃以祠庭之懇未沐俞音再具控辭期於得請數日

間伺候報可之命邈未敢聞臣深惟積誠儲思而未獲感通豈以臣之所請雖本於國家之公論而猶不忘於鄉黨之私義耶彼為一時之論者自不必與之較況有天下之公論則臣之一言已贅且輕今既不復重陳所可深惜者陛下有願治之志有納諫之資有用賢之意而廟堂之上運量圖回未能盡改於權臣之舊臣前後所論時事所評人物進而告諸陛下退而語諸宰執可不數數然也而未嘗有一事施行令權臣之黨復出和

好之議尚存臣恐國是不明淪胥蹈禍傷弓翦羽倍有憂懼此事大體重臣已别具奏陳且又親政以來凡權臣專已害民之事無不更張惟有近日民户計畝輸錢以収楮幣此不得已而後行也臣不敢妄有沮止以取市恩辭怨之疑不過於不得已之中寓其深不得已之意故欲第為三等分為三限或可使中下户得免於例擾此非有難行者然終不能明降聖旨申加約束臣之當去者雖非一端槩而言之則臣前所謂内無毫髮之

聽從外受四方之責望者實臣求去之大畧故不憚重瀆之請劈析肺腑為陛下始終衷言之惟冀付之真祠粗全晚節歸守墳墓則尚愈於強顔朝列以貽厭薄也儻蒙聖慈檢會累牘速賜矜允施行不勝狐蹤之幸

辭免除資政殿學士知潭州劄子端平三年四月

臣伏準尚書省劄子以臣三上辭免乞歸田里四月二十三日三省同奉御筆不允除資政殿學士知潭州者倏聞宸命倍愓危衷伏念臣賦姿顓愚臨事疏直自去

歲累疏求歸正期得請驟叨殊擢特俾視師幸賴祖宗
神靈陛下威斷臣得以姑逭斧鉞之誅獨恃皇明洞照
矜臣孤危之跡假以序遷入奏之命顧時事囏危非臣
子避事之日敢有他辭而臣適有殤癰之疾氣體衰茶
不容支持自閒誤恩即具累疏乞加竄斥前後奏聞者
九上尚書者亦已六七廬山待命江池艤舟前後旬月
揆事量力不敢造前兩蒙宸畀詔諭最後又被特詔申
頒訓飭度越故常銘鏤肺腸繼以隕涕然臣區區之請

非為具文必冀陛下曲垂矜允今者伏蒙誤東特出恩除秘殿隆名長沙重鎮始望不及得之若驚在於孤蹤沐此殊遇所當體承隆指倍道疾趨然臣危迫之情不容不控於君父臣本以病憊日迫不堪世用故累祈祠廩以便養痾實不敢以郡為請而况重湖巨鎮實棲上游武備單虛城池卑薄若果得精明强濟之士汲汲經理距防秋僅餘兩月猶懼弗及今以奔走道路之餘精力困弊病勢日侵醫藥未效雖欲痛自鞭策求稱使令

必不可得臣自聞新命即與疾旋至建康從臣同産兄江東運副高某假館暫憩前此般取孥累今聞已到建康庶幾骨肉團聚稍便醫藥欲望皇帝陛下察臣不敢遜避於師之行令乃力辭於均佚之地俯矜危悃速寢誤恩檢會累章放歸田里所有恩命未敢祗受

再辭免知潭州劄子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非避害全身之謂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蓋識時知止之難用於蕭斧之誅洊貢需章之請

伏念臣本無他技徒有樸忠不由一介之先容誤被兩朝之厚遇雖遍陳於館學且洊玷於省臺然而始見慍於權臣開邊之時復取忤於貪相擅朝之日分郡符者凡八握使節者已三精力竭於簿書期會之間齒髪變於險阻艱難之際矧驅之五谿禦魅之役又重以七路董師之行日邁月征心勦形瘵哀病見乎外瘍癰毒其中自今春卧病以來非昔歲造朝之比嘗退量於愚分惟自詭於叢祠不敢以人民社稷之司而求為疾痛癢

痾之地豈期誤柬未諒忱辭廾月殿之隆名授星沙之重鎮允稱異數曼出前聞且臣丙趨名而來至近畿而改命臣涇罷政以後即故里而起家或均佚以閔勞或棄瑕而録善兹惟受任之重者豈意不求而得之況災沴之交侵乃湍盈之攸致伏望皇帝陛下檢會累陳之牘矜憐多病之軀念王事不敢告勞顧趨勞而避逸人情莫不欲富獨辭富而居貧驗諸事理之相違決匪臣心之得已為亟須於閒廩俾歸伏於先廬凡未填溝壑

之年皆圖報國家之日

三辭免知潭州劄子 六月

臣自黙恩除再具控免洊蒙優詔還答未賜俞允臣深懼再三重瀆以干方命之誅屛營徬徨欲進復止然而區區之辭有不得而終黙者臣聞進人以禮退人以禮者人君御臣之通誼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者人臣律己之大閑夫使朝廷失於進退之不明人臣迷於用舍之未定上輕畀而下濫受傳之四方莫允公論臣伏見先

朝范仲淹富弼以守道據正為同列所不容因論去不肖抑僥倖事忌者愈衆於是仲淹自參知政事經制陜西弼自樞密副使按行河北時吕夷簡居鄭謂仲淹曰此行必蹈危機豈容再入葢以事勢危迫乃命近臣其勢必付之孤遠之人有功則同列忌其能有敗則同列委其責况采葛之讒日遠日甚此必無可還之理故未幾仲淹以資政知邠州弼以資政知鄆州攷諸祖宗故事凡自執政公使未及反命而除職予郡者或以敗事

或以讒毀今臣於仲淹弼本無能為役而自執政董師未及反命道拜除授進職守藩則視二臣適有相似者凡習知故事之人或以靳臣曰凡不請而予之者若郡若祠在先朝皆謂之罪名臣聞之恍然深自惟念臣受命於列城奔潰之餘僅能収合餘燼以保餘民以歸故疆謂之功則修復荒殘招懐攜貳與夫申儆軍實增飭疆備皆職分所當為謂之罪則敵破均光峽棗敵廹荊襄隨郢而臣始受任中外所共知也今臣以疾病日侵

下獲反于寀旅若蒙朝廷因其引疾請祠之屢即從所欲人亦無辭若未嘗請郡而朝廷特畀之郡則必有引舊事以靳臣者臣安能家置一喙是用盡瀝肺腸告於君父欲乞皇帝陛下檢照累牘収寢前命畀以祠廩則朝廷之進退得禮猶有辭以示四方而微臣之用舍行藏亦有顔以見朋友君臣之義斯為兩得

辭免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奏狀

臣伏準尚書省劄子十一月十五日三省同奉御筆魏

了翁依舊資政殿學士差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者臣
倏被恩除罔知攸措伏念臣遡矣西土治裝已及於數
旬尹兹東郊出命忽聞於中道寵光焜耀進退徊徨重
惟臣猥以菲才洊叨煩使遂久膺於異遇實有媿於私
情命汝作秩宗曾未遑五禮之事使臣攝司馬亦莫宣
九伐之威既歸士於東山俾圖居於南土而力陳愚悃
固請叢祠此特懐居便已之私夫豈體國奉公之義律
之方命何所逃誅然而臣之事君亦猶子之事父苟纖

毫之有隱則名義所不容臣自膺授鉞之行積有負薪之疾心力耗於師旅熱毒藴於肺腸及俟命江沱之間艤舟秦淮之汭炎歊熏灼元氣浮危體熇熇而如焚頭岑岑而若醉肌膚銷鑠脉息沈綿雖形體之茍全而衣冠之僅屬帶移七孔拜跪不能束腰髮换二毛故舊為之動色是用一聞除日輒震危衷乃分寵於輔藩且兼榮於專閫況於陽德昭升之旦重以賢才彚進之初顧敘情而閔其勞敬事而命以始念長沙不見之久出會

稽驚視之章綸音流傳輿論駭嘆儻不盡呼天之懇將曷分守地之憂伏望皇帝陛下矜臣力不逮心察臣氣不勝志今積衰之既甚欲強起而弗任放之江湖茍適䰟年之願雖在畎畆不忘劉向之忠所有省劄臣未敢祗受

再辭免紹興府劄子

臣比者輒控愚衷仰干淵聽誤蒙詔答未賜允俞重惟臣所苦脾疾蓋自六月以來所更非一醫所知非一人

暫憩金陵又移蕪湖皆舟車往來之衝困憊之狀不能
以掩人之耳目大抵衣冠僅屬若無他苦而數日之食
不能以一溢米肺肝熏灼陽氣虛危凡所謂調中養胃
之劑更嘗殆徧略無寸效自入秋冬以治脾無效始悟
為暑毒所蘊而醫莫能辯故積溫成熱積熱成衰其勢
不容不以寒劑救之因此元氣銷磨肌膚臞瘁逮於近
日心力俱疲已治歸舟擇十月末發蕪湖而餘疾未除
方從近地問醫又聞光黄間敵騎未退故且姑緩旬月

忽蒙陛下特敕御筆處以輔藩俾之卧護東郊閑勞以
煩劇之事知臣莫若君臣仰體殊私感深至泣然臣竊
自惟念進退去就實行己之大防使臣貪冒寵榮昧於
一出則衰頹之迹習閑成惰一旦付之以民社之重投
之於衣冠之衝剸撥應酬力所不逮萬目所矚必以不
量力哂之況東淛一道地廣民夥非扶病養痾之人所
宜勝任欲望皇帝陛下俯矜愚悃終惠微軀且令還山
處陰休養以俟平復或旬歲後稍可支綴餘息以聽使

令則東西南北寧敢告勞以自棄於聖世臣詞危情迫
從欲是期

辭免知福州福建路安撫使奏狀

臣昨具奏辭免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恩命伏奉詔書不允不得再有陳請正月十一日伏準尚書省劄子正月二日三省同奉御筆魏了翁改差知福州福建路安撫使者除書狎至賤迹靡寧伏念臣自投閑於大滁之宮即治裝於于湖之汭日俟上流粗定即反室于岷山

之陽會寒暑所侵腹心受病况又邊虞游至蜀禍方殷臣之進退如蹈坎谷邇者伏蒙東自宸衷起以會稽印紱臣嘗盡瀝懇款控告君父懼干方命之誅仰蒙聖度涵容璽書優勞臣雖感深至泣然未有以自信於公朝而臣猶有所恃者實以疾恙縈纏其衰羸之狀可望而知臣竊念嘗忝近聯揆之故實過闕必見况於東浙道出行都所以扶疾而東扁舟吳松之境徐行緩發勉强支持者亦冀萬一偶得借玉陛方寸則形骸之槁瘁陛

下自可得之目擊必矜臣衰疾與昔不同亟遂臣香火之請今來忽叨誤渥改畀全閫在於臣子東西惟命敢有他辭如三山素號要藩豈惟臣之心力凋耗無以剸撥煩劇兼恐重山複嶺亦非氣體支離者可以冒犯行役見艤舟毘陵郊外以俟從欲伏望皇帝陛下檢會累牘曲垂哀矜仍畀叢祠俾得翱翔江干以須平復俟蜀道漸通即歸田里獲保宗族墳墓以佚餘齡不勝天地生成之賜所有省劄臣未敢祗受

再辭免知福州劄子 二月十五日

愚悃洊陳俞音竟閟重念臣自去冬特蒙恩除奉藩東淛嘗瀝陳疾病控辭者再遄叨改命分閫南閩又以疾病之劇固辭者一其尫羸之狀毫髮畢陳而天高聽藐未垂從欲雖陛下念其簪屨之遺相恊攸居進退以禮臣亦豈不願勉支餘息仰荅鴻私臣自發蕪湖歷昇潤以至毘陵姑蘇求醫問藥殆無虛日而沈痾展轉終未灑然積時既深朘削尤甚形骸骨立見者驚嗟若使一

意將攝非年歲閒恐未復常儻使力疾馳驅必將顛踣道路用敢不避再瀆披瀝肺肝歸命君父欲望皇帝陛下俯察危衷曲垂軫恻檢會累奏復畀祠官俾得稍休疲曳於吴松之濵茍未填溝壑疇非竭忠效報之日

乞致仕劄子

臣扶病控急籲天有祈臣昨自十五日嘗具沈痾荏苒危篤之狀控辭閫帥恩命覬得感動聖聰畀祠從欲庶幾災咎少赦或可尚延殘息天高聽邈未拜俞音愚分

滿盈疾勢增劇是用瀝血輸誠乞身納祿欲望皇帝陛下少垂淵鑒曲軫病蹤念臣言言悃愊非出具文察臣𣬬𣬬精神僅在晷刻特頒睿旨許臣生前守本官致仕儻全先朝雨露猶當圖報國恩

鶴山集卷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鶴山集卷二十六

宋 魏了翁 撰

督府奏陳

初辭免除端明殿學士同僉書樞密院事督視

京湖軍馬奏狀十一月三日

臣今月六日恭準御筆特降中使宣押赴院治事者臣

欻被寵靈退深震懼伏念臣猥由寒遠早玷清華拔之

投裔之餘付以守藩之寄旣云忝冒忽誤招延翰苑容

臺經帷史覩已自慚於纍印人亦訝於履冰無一可稱
負六宜去雖冒再三之重瀆未殫萬一之愚衷敢意殊
知特頒親擢俾與議樞庭之末復假名秘殿之隆錫天
寵於師中董戎昭於江上雖仰窺睿斷浸潤之譛不行
然俯揆庸才軍旅之事未學矧是危難而受任加之兄
弟之孔懷事會搶攘葢未知其終極心神昏亂恐難責
以驅馳使冒昧而直前必顛隮之未免伏望皇帝陛下
收回成命改畀真賢念臣今日之辭難猶勝異時之誤

事於止而知止旣屢貢於丹衷有能有不能頋曲垂於

皇鑒所有恩命未敢祇受

再辭免端明殿學士同僉書樞密院事督視京

湖軍馬表

退守祠庭本求安於疎拙進陪宥府乃受任於艱危祈免得遷以榮為懼伏念臣狷而寡與愚不適時旣謬長於六聯又叨榮於三組由用臣之太驟致公論之不容蚤夜思惟莫若奉身而退風雷鼓動敢期錫命之加重

念臣蒙恩忝備於列卿居位又幾於數月竭其補報固嘗累牘之奏陳見諸施行曾蔑一言之聽用矧又逖遠於君父邈令董視於師戎以言語侍從之臣親近猶難於感悟若錢穀甲兵之問號呼益遠於聽聞縱自今勉徇其請求恐在外終成於扞格居然冒受悔亦奚追伏望皇帝陛下毋拘反汗之嫌俯察由衷之懇宥其方命畀以真祠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敢作全生之計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庶幾愚分之安

三辭免僉樞督視奏劄

臣比以家國之憂熏心俯揆短才仰窺時意乞奉祠者三辭恩命者再半月于茲闔門待命而陛下屢頒不允之詔且臨遣詔使趣令視事又申頒荅誨斷絶來章感命所臨何敢瀆陳然而臣子之於君父寧其有犯毋欺毋隱蓋今日先事而言不過干方命之譴取辭難之譏其罪止於一身其或闇於知幾昧於料事勇往冒進或有脫誤禍及國家臣雖身蹈艱危無益於事臣竄殛靖七

年居蜀三載權臣之壞亂天下不及救也陛下之親攬萬幾不及與也改元半載始叨命召親政二年獲忝近臣則内患外禍已潰裂四出矣然猶諫不行言不聽一旦四方有敗臣不及知忽被風雷之令拔臣於再三恍請屢卻弗已之餘授臣以三四大臣却立不顧之地臣感激兩朝知遇猶不敢固辭復自惟念今聞命已數日若繩以御筆趣發之期則來日正當上道今且以至微者言之府史胥徒無一可使文書行移率自為之雖欲

從密院差撥茫不知其人數日間欲遣人至外郡與欲辟之官屬先定去就尚無一人可遣蓋不惟人情覦望辭避不前亦由疎遠之人驟登朝列既未獲乎上則安能以見信於人是瑣瑣者猶如此况其大乎臣十年之間殆與世絶仕於中外者率不相識所辟之官以其資淺望輕不肯樂就所御之將士皆是烏合又必以其非素拊循動多扞格古之有天下者儲才以擬緩急之用今儲者不用用者不儲使無政塗一日之素而遽責之

以上流一面之寄事勢已廹道路已梗襄安隨棗之間寇戎被野異時江陵有城池可守有戎器可恃有三海可以限隔臣項過其境無一可用徳安之城陳規所築百年間賊不能攻今既為叛兵所乘則鄂之距賊不過數程之近或又應城道梗則襄鄂不復相通夫以朝廷疎棄之人而驟當江漢艱危之衝縱臣不能度徳量力冒昧而前其如宗社生靈何臣不欲盡言者蓋辭難避事猶是一説脱又咎臣以怨望議臣以畏怯則臣益不

能以自明是用盡瀝肺腸控告君父欲乞皇帝陛下察臣之愚非出具文速為収回執政恩命檢照累牘賜臣骸骨俾歸田里仍於見任宰執中別加遴選庶資平日講明之素舉辟僚吏綏御將士奔走吏卒無不如意不勝宗社生靈之幸

辭免同提舉編修經武要略奏狀

臣今月十一日準省劄備奉聖旨差臣兼同提舉編修經武要略者臣猥以譾材遽叨隆眷陛華書殿與議樞

庭既視數於政除復董師於江滸被榮過甚揣分茂如
況又申頒綸詔之丁寧參掌玉鈐之會粹方此究心於
奨率疇能效職於編摩冐昧居之僥踰甚矣欲望皇帝
陛下察其非具文之請念其非經武之才特返誤恩毋
拘近比所有成命未敢祗受

辭免督視軍馬乞以參賛軍事從丞相行奏劄

十一月二十四日

臣生長西南至愚極陋陛下不忍終棄拔之遠屏之餘

付之藩翰寘之周行以親政招延之士言之臣最為末至而躐居衆俊之右果以超踰過分嘖有煩言臣累疏求歸未蒙俞允陛下憂顧上流俾臣以宥府視師自漢魏以來督府之任乃將相之雄權其後始有督視之名猶以執政之久次者為之未有拔自從臣驟當事任者蓋以盡護諸將得專閫外之事其任至重而不輕也今臣乃以歷代所無之故事一旦自權尚書為之令下之日人謂創見臣自三疏乞祠之後控辭新命又至再三

陛下申遣詔使促臣隨班奏事面諭丁寧臣切念主憂臣辱義不得辭跼蹐受命退而差辟官吏條列事目調遣將士凡所以為速發之計者靡微不周不惟臣子體國之至情亦所以避讒遠謗庶幾無間可入也然而所辟之官始擬某某皆不屑就以至某某諸人亦無一肯就者今僅餘二三人如某某相與隨宜行事而元僚無人議幕機幹以下尚多闕員至於統帥偏裨之任亦豈容緩而用一人焉則曰殿司人之所忌也諜一將焉則

曰師臣之所不樂也此皆託辭以避事臣尚慮留令太久亟僦民居以為幕府而力驅刑刼僅得密院數吏奉行文書餘皆散漫不合頗費收拾臣嘗燕居深念久而不得其說或有過臣言曰爾何暗之甚也師之坤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九二以一陽居五陰此為專闖外之象故必有天寵以假借之然後事權可一苟不得乎上則人誰信之故無人乎宣王之側則不能用吉甫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是故有吕夷簡而後范

仲淹得以宣威陜服有趙鼎而後張浚得以督師諸路今爾獨荷陛下之知而素無左右之助爾立朝數月所請之事無一施行受命半月朝令夕改無所禀承則自今一遠君門誰實主之臣麾之使去曰安得斯言之陋也幸遭遇明主得效尺寸於戎行敢有他辭或又曰爾知所以來乎陛下親政之始中外臣民封章奏疏咸欲召臣德秀臣了翁而宰執一詞以為不可陛下以二臣終不可忘也排羣議而用之陛下之聖明孰不傾聳德

秀既至宰臣終不肯與之共政其後雖隆以虛名而不
及於用今爾也幸而無疾又幸知幾之早而求去之勇
也宰執無以中之則出風雷之令使之不及掩耳夫漢
高帝召拜韓信付以軍旅之事而蕭何謂其如召小兒
故齋戒設壇而後敢遣今並命二人而一人不及前知
雖假之恩寵以耀羣聽實壓之事任以杜免章故度越
典常一日而再命是乃託此以逐爾也而爾不知覺乎
臣曰此出於聖斷而宰執焉得與聞或又曰縱出於陛

下之獨斷而不能無可疑者爾嘗言八失尚存謂如故臣專忌之類而宰執不為之改也爾嘗言四不可恃謂北軍和好之等而宰執不為之動也以至重江陵復舊屯守故疆等事言之數矣而誰實是之今不幸言而中寇變作於外人情揺於内荆襄一面上而金房均光下而隨棗安信事勢日熾然後急而求爾異時師行日三十里今以三千里之遠若使速行可五十里加以沿途應酬軍務亦兩月餘而後至至則春半矣爾必有遲留

之罪異時督府非千萬緡不行今楮輕物貴之時而所給實數僅三百萬則不及異時百五十萬之用金僅得異時十之一銀僅及異時四之一只以湖廣總所供億之數言之約有二十萬人若人給十千則二百萬緡矣倍之則又四百萬緡矣而制領將佐在外今支給之數僅供一犒而沿途與住府之費不與焉爾必有以與之罪異時督府應諸路之調遣如葉義問遣虞允文趣李顯忠交軍允文齎金銀楮幣告牒以行故得以便宜料

合將士乘機勦敵今爾有餘力可以給遣行之官吏乎
異時張浚董師川陜使趙開措置財用一歲之財可計
者糧一百六十餘萬石而對糴居其半錢三千餘萬緡
而鹽酒稅亦半之蓋是時藏之民者猶有餘力也今爾
之為錢糧官者數百萬緡一犒而盡當此公私亦立之
時所餘用度將於何取之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
子之庭今宰執不得沮爾於去歲而壞爾於今日也昔
顔真卿之出使舉朝為之失色韓愈之宣諭穆宗為之

悔惜至近世富弼之出疆亦以執政不悅因事罪之耳
今國人皆知爾之不得乎上無應於内故不爾從而尚
可行乎臣思之累日方悟其説然猶不欲以仰瀆天聽
每朝奏事面承聖訓猶不敢固辭今以人情落落作之
不應招之不來孑然孤蹤塊守陋屋而憂厲熏其内程
期廹於外深念臣之事君寧其觸犯以取忤不可欺隱
而苟從臣伏見數日以來左相慨然請行而右相亦欲
身任其事蓋茲事當用親信久任之宰相不當用疏遠

驟進之書生而况二相服在大僚多歷年所凡今專閫之臣下逮將士皆其親所識拔斡旋運掉如身使臂氣勢聯屬靡不如意豈可與一旦驟升無所援助者同日而語陛下若從其請則事體增重人心胥奮或不欲强其行則其次又有樞府二臣翺翔要近之日久究諳國事閱習人材亦豈不可與兹選而必欲委其事於臣使其冥行而不知退則不惟使宰相蒙擠排士類之譏亦使臣受不自揆度之謗也臣又見侍御史李鳴復謂臣

失之太輕將有不審之失有乖誤之憂又謂既有制帥
奚以督視為局面既新舊弊如故奚以督視為其言極
為諄切是雖出於忿激之私其實知臣之病莫過於此
論督府之不當建莫切於此臣既不為時論所容今又
被命半月舉辟而不見從申請而不即應益得以資讒
忌者之口遲遲數日必遭口語或幸而得出都門則決
無吕趙諸臣之應乎內陛下雖欲保全而亦不能矣進
退遲速皆是獲戾獲戾不足恤也寧不誤國事乎夫古

之受任者上下交孚表裏相應然後威靈氣焰有以號召奔走何事之不可為今焉以一人之深知而宰執公卿以下無一主之臣固知任重力微有孤隆委然猶勉自鞭策冀效微勞以報上恩而未出都門人情物議已紛紛如此況又有攻之者曰臣太輕不審曰奚以督視為斯言流播固不待督府有所設施内而統部外而寇讐盜賊皆已知督府之不足恃縱臣不自揆度其為無益而有害也明矣欲望皇帝陛下矜臣孤遠之蹤多忤寡

與淺輕之才動輒得謗速為檢會累牘早從罷免遵照
紹興隆興典故别選宰臣以當其任如以臣為避事則
臣乞仍守舊官以參賛軍事從行伏乞睿旨即賜處分
臣惟是方命之譴謹已闔門席藁恭俟嚴誅

貼黄

臣恰又見信陽軍今月二十四日申狀德安叛賊已
引敵騎到城下德安距鄂州不數日可到而督府至
鄂乃在七十日後深恐遠水不救近火是徒以督府

之虛名有稽招捕之實務臣旬日前已給榜劄付王旻孟珙開諭叛兵常進等誘以賞格曉以禍福又作趙范書併劄何元壽使之隨宜措置昨又劄黄伯固令權參賛軍事以督府議事廳一面行事措置守禦皆從軍遞發行約七日可到庶幾可以及時濟事今臣尚留闕下縱使朝廷速辦指日可行亦是來年二月方到決是無益於事臣既闔門待命今已一面截日住行書押密院督府文字聽候罷免指揮欲乞屠

旨宣諭別議施行

又貼黄

臣竊惟陛下假臣恩寵以重事任今臣既辭事任則一時所假之恩寵合行收寢竊見先帝時曹彥約除寶謨閣待制四川制置使彥約辭行改知福州彥約以辭制置而受待制於義不安於是改集英殿修撰知潭州盖人臣辭受之義固當如此而朝廷一予一奪亦不可以不明臣今既已控辭視師之役所有執

政恩數難以冒受已一面將元被受省劄繳納尚書省伏乞睿旨速賜收回施行臣又照得今來未受告命則猶侍從之臣更不敢傚執政例至門外待命見留寓舍聽候回降伏乞睿照

先事奏陳三事十一月二十五日

臣誤蒙推擇董師上游威命所臨進退維谷雖王事有嚴義不敢辭然有當先事奏陳者謹具下項

一照對自中都而趨荊鄂約二千七百八十里窮日

之力行五十里約兩月可至輜重遲緩又須兩月以上若舟行則三閱月亦未可知蓋陸行則日程有限行役勞苦兼有雨雪之淹舟行則遡流而前步步牽挽兼有風濤之患今晝夜趣辦約須月初方可啓行勢非二月初不至若每州犒軍允會非一日不辦又破十日萬一事勢驟急心雖欲馳身不可到則旁觀者必有濡緩避事之譏當此之時枉受譴責更合取自聖裁

一今聞德安叛卒牽引北冦散在安陸以至黄陂臣雖先已給長榜發公劄下都統王旻俾之開諭又設賞格速其歸降猶未見回報今猖獗未已萬一道梗不可進前若所至遲留必誤國事若以為合之卒數百人當不測之冦臣雖不敢愛身必至損威辱國或前或却不得不陳以聞奏更合取自聖裁

一臣今所管係是荆襄地分於江淮地分非所干與

而舟行道過京口金陵池陽九江黄州彼雖非荆襄所隷而守將必遣兵出迎臣止是量其出接之人斟酌支犒其在寨者不該支犒若在處同所管地分闔營厚犒添此一項則用度愈廣更乞睿旨令朝廷於今來五百萬緡外添貼支降

再辭執政恩數乞以參賛軍事從丞相行奏劄

十一月二十七日

臣昨具乞骸之奏未蒙俞允仍賜緘還加以召入禁廷

申頒誨教天顔和説聖訓丁寧臣感激恩私深戰懼
重念臣自辭不獲命固欲捐軀報國凡所區畫夜以繼
日細大畢舉惟是廟堂志意之不孚臺諫議論之可畏
兵財調度之不應求諸事宜無一而可故賓僚退怯無
一肯從儻使冒昧而前必是誤國敗事是必控瀝愚衷
具陳前牘所冀陛下俯回淵聽改命大臣庶幾事權益
尊體統歸一臣蓋為社稷謀非為一身計也而天高聽
邈未亮血誠重念臣夙以戇愚自開禧寶慶連任大臣

今傷弓之餘寧不知創然而言出諸口者駟馬不及追事決於心者萬牛莫能挽臣前日狂瞽之言既出則自今愈疾者必益衆雖欲勿去勢所不容若陛下未加誅戮委曲處分猶使之強顏朝列則是臣辭避事任貪戀誤恩舍危即安辭難就易不惟公論之所不可陛下亦安用此頑頓無恥之人也況臣粗知事君之義於此多故之時豈不欲見危致命補報萬分實以如前所陳牴牾牽掣咫尺天威猶難感悟一辭軒陛誰其念之或陛

下必欲責臣俾效命於班行則臣乞以從官參贊軍事斷不敢辭所有先來執政恩數禮物等已具申尚書省繳回併乞睿旨速賜收寢

三辭乞以從官參贊軍事從丞相行奏劄十一月二十八日

臣輒犯天誅洊有陳述比於三乞祠三控免之後又嘗兩具奏篇未蒙允俞進退維谷臣之前牘大約以上下不孚中外無應深恐牴牾牽掣事功不成今再三惟念

猶有未盡陳者敢極言之夫事必有終始勢必有緩急知所先後然後可以因變制宜伏自陛下躬攬萬幾圖任舊人今兩丞相實居百僚之右不惟十數年間政事之本末人物之才否皆其所閱歷而淮蔡之役朝陵之使三京之出師王檝之入貢議論錯出又皆二相實主其事遠方賤臣不及與議但見皇華采薇之遣交馳於道路范葵之責任方重嵩之之召命已頒謂之和則有戰矣謂之戰則有和矣竊意廟謨深遠必有弭變之良

圖也而報聘之使未返上流之憂已急歸附之衆方倚為爪牙而叛服靡常屢生於肘腋凡此利害實關安危雖以朝士之身履目擊者猶不及究知本末況臣來自下土僅數月耳奚從而盡知故於兩相之請行所以力贊睿斷而自請為僚佐者非有他也譬之奕棋規模布置未及終局弱形已見急使一人終之終之者固不敢辭而規模則前人之規模也冒昧繼之則前者立脫其責後者與受其敗今之規模則二相之規模也若以一

相主乎內一相行乎外則表裏相應血脉流通事權益專財力益厚不猶愈於孤遠驟升之臣舉辟而不盡從申請而不即應者乎此論既定則臣以從官參賛軍事有不如言臣請伏避事之誅陛下若不早決此議日復一日萬一有赤白囊交至則累年秉政造事之臣得以移過於一旦受任而未行者矣雖身膏斧鉞無益治亂也如陛下尚守前日訓諭欲用隆興故事令在朝置局則臣亦何顏以居其位惟有累疏固請闔門俟譴不得

其求不已也疊犯雷霆之威下情惶懼隕越之至

乞檢會累牘收回執政恩例奏劄十二月一日

臣自蒙隆委屢控免章未賜允俞愚衷增惕重念臣始焉揆義不敢辭難既而深思則知有甚難者臣前所陳蓋有未盡今所謂甚難者兵財是也中興以來所開督府供應調度歲有常經汝之故實張浚之督師川陜歲支可計者糧一百六十餘萬石三千餘萬緡葉義問之督江淮也啓行所帶者銀貳拾萬兩金一萬兩見錢九

百萬緡臣昨條具所乞帶行以一千萬緡為請朝廷止許撥五百萬緡繼而實有三百萬緡尋行會計京湖見管兵數約不足以供一犒之費而況楮輕物貴三百萬緡僅有昔日五十萬緡之用乎近者沿江制置陳韡差兵二千隨楊福與往鄂州人犒二十五千制置將佐自三百千以下有差而生券又不與焉以制司所犒二千人之數已近六萬緡則督府犒軍豈容有減於制司然則臣之所帶錢物決不足以充一犒之用盖非空言也

大抵朝廷所科降之數不過爲數月計萬一北敵未即
盡退或内寇尚逭天誅於斯時也内有督府官吏将士
經常之費外有應援扞禦激賞之需而當此稭賤物貴
又非紹興隆興之比每嵗必費數千萬緡而未有已時
朝廷府庫今已窘束臣欲於五百萬緡之外更有增請
今所聞帑藏已無可出則此三百萬者尚不足以供目
前脱久不結局不知何以繼之又恐臣一出之後國家
用度何所仰給臣所以日夜警惶非爲身計實爲國家

深長思也若夫甲兵之事則又有甚難言者今敵自金
房而下於光化之境絶漢而南若自興山可以擣秭歸
自房可以趨峽之遠安自銀池峪可以通荊門若隨棗
不固則安郢竟陵荊門之間皆為敵區若信陽有警則
光山麻城黄陂之間皆為叛卒之藪當此之時所在鎮
戍各守其地豈可移東援西其勢必有告急之書乞師
於督府乞給於督府以至糧糗器械皆有求於督府與
之則無從而出拒之則難於坐視且如督府之行今欲

差殿司人或者難之將取之鎮江乃聞左丞相云鎮江已不肯抽那將來之建康然建康新調二千人往援江陵其勢必不容再有抽摘江池以往又安得有寬剩之兵可那蓋不惟到司之後難於運掉而沿途次舍元未有一兵可以爲衛萬一冦盜瞯知督府之單弱事有出於意料之外寧不損威辱國此臣所以日夜徬徨欲行復却蓋非爲身計實爲國家深長思也欲望陛下密諭大臣使之參臣所陳反覆研究俟真見得目前可以行

後來可以久然後定為一說若臣前來控辭恩命敢望

睿斷仍為檢會累牘速賜收回施行冒干宸嚴不勝隕

越俟命之至此臣至深長思也數語一劄而兩見盖言不激切不能動主上故也姑仍之

貼黃

臣竊謂樞臣督師事大體重故人衆而費夥今陛下

若憚於反汗則乞用先朝舊例以尚書為宣諭使則

行督視之實而無督視之名事體既輕結局亦易伏

乞睿照

又貼黄

自初開府支犒諸軍外又有下項

調援兵

支江淮諸軍之出迓者非京湖地分者出迎

犒暴露將士如諸處守禦久不可解者

勞諸處戰散之卒如退卒有傷者亦須犒之

給新招軍錢物衣甲軍器

賑流民

恤殘破州郡

招潰叛　造軍器　用間探

凡此又在五百萬緡之外伏乞睿照

辭免兼領督視江淮軍馬狀奏十二月三日

臣伏準省劄備奉御筆督視江淮軍馬職事令臣兼領者臣聞轍車不可以載重器弱步不可以勝豐扛臣藐然書生未閑軍旅之事誤蒙眷簡劃屬以上流之寄臣自量才力之不足內外之不應凡六具控辭未拜允俞

方懷戰惕茲又申頒宸翰兼畀江淮任重力微罔知攸濟凡此七路東西綿亘數千餘里而以有限之知力應無窮之事會脫有緩急愈重顧憂欲望皇帝陛下速收戍渙改畀時賢使臣專心致志從事上游以仰副責任之意豈惟孤蹤之幸實宗社幸甚